



汀

血

涛惊染

[207.5

67-C2

血染惊涛

吴清汀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施浩祥
封面设计：于文盛

血 染 惊 涛

吴 清 汀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 字数 101,000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9,000册

ISBN 7-5321-0501-6/I·406 定价：2.1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公安战士侦破沉案的小说。

一起有上百人证明的冤假错案，由于庭审调查中发生的突变，把本来清楚的案情，推向了扑朔迷离的境地。于是，突然发生车祸、正在输氧的伤员被切断了氧气、主任医师深夜遭到了暗杀……一桩桩怪事迭起。我公安刑侦人员，根据一些蛛丝马迹，经过跋山涉水的侦查，终于发现这一系列的罪恶行径，竟是想侵吞战争年代留下的巨额军款的老革命、现任县委副书记的伎俩。

几十年的沉案是大白于天下了，然而，通过对这案件的揭露，值得人们去深思的问题很多很多……

目 次

一	庭审出意外·····	1
二	被告人的陈诉·····	22
三	寻 尸·····	37
四	扑朔迷离的案情·····	51
五	突然发生的车祸·····	66
六	“207”病室的魔影·····	82
七	陈湘遇害·····	103
八	审讯石继祖·····	116
九	中央绝密指令·····	126
十	沉案大白·····	138

一 庭审出意外

“证人出庭！”兜腮胡子审判长板着面孔喊。

一位中年妇女应声从舞台的右侧胆怯地走出来。她那张圆形的脸上显得过分苍白和憔悴，证人一下子想起了玫瑰园里那些凋零的花朵，不免引起一阵轻微的嗟叹声。

认识她的人不会忘记，12年前，她是石坊村屈指可数、长得标致的姑娘。她的父亲石继祖平生感到最满足的就是生下了这么一个女儿，她是他的后妻所生。她不但完全继承了她妈妈的美貌、温顺、内向的特点，而且她的懦弱也跟妈妈没有两样。石继祖一心想为女儿找一个如意郎君。女儿18岁刚满，上门来说亲的人就成串成队，石继祖吩咐妻子一概回绝。他有他的打算。他选择乘龙佳婿要比别人多一个条件：政治上有发展前途。可怜二万余口人的公社符合条件的太少了，几乎是没有什么。随着父亲的地位、影响扩大，他女儿的惊人美貌逐渐突破了本乡本土的范围，邻近四个公社的主任都想跟他攀个亲家，谁知一经了解，均是些不争气的公子哥儿！正当石继祖在为女儿的婚事烦恼的时候，竟从天上掉下来一位驸马，真是喜得石主任没

法形容。

这位驸马不是别人，正是新分配来的公社人民武装部部长，姓柳，名军，年方二十有五，从部队复员来的。这柳军不但年轻有为，而且长得也够英俊的，以致他在检查公社武装民兵基干连的战备训练时，那些女民兵没有一个敢用正眼看他。尽管这位年轻的武装部长还刚来，当公社妇女主任充当红娘、为他牵线搭桥，做石主任的乘龙佳婿时，他就欣然同意了。他后来讲他同意这桩婚姻并不是看在石主任的份上，而是看中了石主任的女儿石冬梅的美貌，那是后话。

一个是全公社的美姑娘，一个是年轻的武装部长，应该说他俩是天生的一对，地生的一双，幸福的伴侣，美满的姻缘。

谁能料到，他们的婚姻却招来了一条人命案？事情要追溯到12年前。

1968年“五一”节那天，鄱阳湖畔通向白果湾的机耕道上，一辆披红戴绿的拖拉机“嘀嘀哒哒”欢快地奔跑着，车斗里的小伙子们敲锣打鼓，簇拥着一位满面春风、威武英俊的青年，他就是新郎官柳军。

接亲的拖拉机一开进白果湾，“哗”地一下，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围了过来，里三层外三层，把个拖拉机围得水泄不通。突然，“噼噼啪啪”一串鞭炮响，围观的人群中分开出一条道来。这时，只见新郎轻轻一纵跳下拖拉机，跟着放鞭炮的人慢慢走去，他像部队连首长检阅士兵那样，不时向群众点点头，招招手。看热闹的群众前呼后

拥，放牛娃仔围着新郎打转转，姑娘们偷偷摸摸在人缝里往新郎身上瞧。

新娘石冬梅家另有一番景象。明三暗六的大瓦屋粉刷一新，堂屋四四方方摆了四张桌子，桌子上放的是糯米陈酒一坛，封缸瓶装酒两瓶，花生、瓜子、糖果大小四小五盘。席上坐的是公社、大队的干部外加自家的亲戚。石继祖坐在上八位，对着大门。眼睛向前方看，耳朵注意听。忽然听见“叭叭叭”的拖拉机放气声，慌忙吩咐侄子石二苟拿着万字头鞭炮去接新郎进门。二苟岂敢怠慢，迅速把鞭炮拆开，一头绑在竹竿上端，像缠龙那样缠在竹竿上，点然后，边放边跑去接新郎官。

新郎官在众人的前呼后拥下，进了新娘的家门。按村俗，新郎官进门就得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岳父岳母面前拜上两拜才能就坐。今天，这一家特殊，新郎是部队复员战士、公社武装部部长、革命的接班人，岳父是公社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干部，应当破旧立新。所以，新女婿进门没有跪见岳父岳母，只是握了握岳父伸过来的手，行了同志式的握手礼。

行过礼后，石继祖把柳军安排在首席，又把随行人员安排妥当，便吩咐倒酒上菜。他自己斟了满满的一杯酒，高高举起，对在座的说道：

“今天是小女出嫁，感谢公社和大队的领导同志以及亲朋好友光临寒舍，略备薄酒一杯，深表谢意。来，来，干掉！”

说罢，只见他脖子一仰，“咕咚咕咚”一杯酒一滴不

剩全倒下肚子里去。接着大家也跟着一饮而尽。酒杯刚刚一放，一盘盘香喷喷的大鱼大肉端上桌来。主任嫁女儿，在座的人没有一个送薄礼的，喝起酒来，吃起菜来，也没有一个人愿上当的，这一席酒从上午10点钟开始，整整用了三个小时，中午一时许，吃得差不多了，石继祖的老婆暗暗埋怨老头只顾喝酒，忘记坐在他身边的新女婿等得早不耐烦了，于是走上前去，对着他的耳朵轻轻说道：“不早啦！该‘发轿’了。”

石继祖的老婆这里说的“发轿”是按老习惯说的，过去嫁女，新郎是用花轿来接新娘，所以叫做“发轿”。如今不兴坐花轿了，有用马的，用自行车的，用拖拉机的，但是人们不好改口说“发马”、“发车”、“发机”，还是沿袭老习惯用“发轿”这个词。

老伴这么一提，石主任恍然大悟，看了看手表，点头向身旁的新女婿微微一笑，然后站起来，大声喊道：“新娘准备启程！”

随着一声喊，“咚叭咚叭”锣鼓打了起来，“噼哩啪啦”鞭炮响了起来，屋场上看热闹的人一下子拥进了屋，整整齐齐分两边站在新娘的闺房门外，中间让出一条路好让红娘牵着新娘出来。二苟托了一大盘红枣和糖果，等新娘出了房门后，他就向人群中撒。

谁知，等了半天，不见新娘出房门，却见从后门急急忙忙走出来两位红娘，慌慌张张走到石主任面前，嘀嘀咕咕说了一阵。

石继祖听罢，顿时脸色“刷”地一下全变了！

原来是新娘子不见了，红娘和新娘的娘到处找遍，都找不到她，只好前来报告石主任。石主任气得脸色发青，他把二苟喊到跟前，如此这般吩咐一番。二苟带了几个青年，急急冲到一间土砖砌的破房子跟前。房门虚掩着，二苟走上前去飞起一脚，只听“叭”的一声，木板门倒了。几个青年冲进屋去，四处一看，不见人影。二苟转身出门，向湖边的渔船奔去。

他奔到渔船旁边，向船舱一望，不禁大吃一惊，连连后退三步。原来舱内有一对男女紧紧搂在一起，轻轻啼哭。女的正是失踪了的新娘，男的却是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方柏生。

这就奇怪了！今天是大吉大喜的日子，新娘应该守在闺房，等候新郎来接去完婚，怎么跑到这里来跟恶霸地主的儿子、现行反革命分子方柏生抱头痛哭呢？

这就说来话长，方柏生父亲夏伯年解放前就被镇压，留下一个儿子只有三岁半。他的老婆李氏带着这个儿子改嫁到苏关渡一个姓方的人家，儿子取名叫方柏生。谁料，这个姓方的汉子对李氏母子百般欺侮，不是拳打就是脚踢，李氏被折磨得患上重病，卧床不起，临终前她暗暗把刚满15岁的儿子叫到床前，拿出一个小布包，叫他离开方家，去投奔当年父亲的密友石继祖。

小小的方柏生听了娘的话，偷偷出了方家的门，翻山越岭来到了鄱阳湖边的渔村白果湾，找到了在人民公社担任党委书记的石继祖，双膝一跪，递上母亲那只小布包。

石继祖打开小布包一看，二话没说，当即把小柏生收

下了。为了避人嫌疑，他将小柏生改名石冬生，说是自己的外甥。

石冬生在石继祖家长大成人，学得一身捕鱼的手艺，人也长得顶瓜瓜的。

谁知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有人说石继祖收养了一个跟共产党有杀父之仇的恶霸地主的狗崽，揪出来游乡批斗。石继祖无奈，只好将石冬生赶出去，恢复他的原名方柏生，住在一间破土屋里。

一天夜晚，雷雨交加，狂风呼啸，方柏生点着煤油灯，坐在破屋子里，感到格外的孤独、凄凉。他想到自己自幼没有父亲，15岁又死了母亲，在继父方家吃尽了苦头，这七八年来才在恩人石书记家尝到了人间的温暖，特别是石书记的女儿石冬梅对他像亲哥哥一样。他感激石书记一家，今天石书记又因他的出身问题受到批斗，心中更加难过。他想一阵，悲一阵，可又觉无可奈何，便吹熄煤油灯，脱衣上床准备睡觉。

忽然，听见“啪”的一声响，窗外出现一个黑影，对着屋内轻轻问道：

“方柏生，你要老实交代，你父亲跟石书记从前是什么关系？”

方柏生立刻汗毛竖起，吓得全身发抖，应道：“我、我……不知道。我父亲死的时候，我只有三岁。”

“难道你母亲临死时没告诉你吗？你要老实交代，否则后果自负！”黑影的声音很低很沉，像一块铁一样压在方柏生的胸口，压得他透不过气来。

“你、你……是谁？我、我……真不知道，我娘从没见过。”方柏生在屋里吓得一边打抖，一边回答。

“胡扯！你母亲没跟你讲，怎么叫你来找石书记？”黑影继续逼问道。

“我娘给我一只小布包，要我来找石书记的。”方柏生如实答道。

“小布包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给石书记后，就没要回来。”

一阵雷声过后，暴雨倾盆而下，屋外只听到，“噼噼啪啪”的声音。

过了一会，黑影又问道：“小布包里面是什么东西？”

方柏生颤抖着声音回答道：“是一只小荷包。其他就没什……什么了。”

“荷包上有什么？”

“绣了花和双喜字。”

“还有什么？”

“没……没有。”

又是一阵雷声，夹着闪电，暴雨打在屋瓦上“啪啪”作响。方柏生坐在床沿上一动也不敢动，集中精力在听窗外黑影的问话，生怕漏掉一句。

雷雨渐渐小了。

窗外又传进黑影的声音：

“方柏生，今晚的情况不得跟任何人讲，讲出去小心你的性命！”说完窗外立即传来一阵“哒哒”的雨靴声，黑影走了。

过了好一会，方柏生才从惊吓中清醒过来，很快意识到这是有人搜集石书记的黑材料。娘临死前曾叮嘱他，不要随便讲出石书记跟他爹是好友。石书记是好人，他收养了我，我千万不能让人陷害他！想到这里，方柏生迅速穿上雨衣，悄悄抽开门闩，借着下雨天黑，偷偷来到石书记家。

他摸到石书记的大门口，正准备敲门，一想，不行，这样会有响声，引起人家的注意。于是转过身，沿墙摸到石冬梅的房子窗外。然后双手合拢，蒙住嘴，轻轻喊道：

“梅子！梅子！”梅子是冬梅的小名。

石冬梅正在梦乡，突然听见有人呼唤她，立即惊醒，再一听，原来是柏生哥叫她。她很奇怪，这样的雨夜，他叫我干什么？肯定是有要紧的事！连忙起身开门。

方柏生闪身进了门，急忙问道：“你爸在家吗？”

冬梅答道：“没在。造反派要他在公社交代问题。你这么晚来，有要紧的事吗？”说着就要去点灯。方柏生阻止了她，反手将门关上，把她拉到房里，将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讲了一遍。嘱咐她尽快设法告诉她爹，防止有人陷害。最后，他说了句：“我不能久呆，得赶快回去，怕人发现。”便告辞开门出去了。

石冬梅倚着门框，一直望着方柏生消失在黑夜里，才轻轻把大门关上。此时，她的心怦怦直跳。近几天来她家被造反派冲击得乱七八糟，全家人都提心吊胆过着日子。听说有的地方“走资派”被斗得自尽了。爹已被公社造反派游斗，如果有人再加害他，他怎么受得了？石冬梅不敢

再往下想，急忙叫醒娘，把刚才方柏生告诉她的情况说给了娘听。娘听后吓得“呜”地一声哭了起来。

母女俩一夜没有睡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石继祖竟回来了。看他的情绪也轻松了好多，她们也不敢问造反派怎么让他回来的。石冬梅的娘见丈夫回来了，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连忙去做饭；冬梅轻轻说了一声：“爹，你进里屋，我有要紧的事告诉您。”说罢，故意把大门半掩上，朝爹房间里走去。石继祖不知女儿要说什么，随即跟着她进房去了。

两人进了房门，冬梅将门紧紧关上。石继祖见女儿今天的情形不同一般，顿时紧张起来，忙问道：“梅子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冬梅把方柏生说的情况又告诉了爹。讲完，还补充了一句：“那人说，如果柏生把这个事说出去了，小心自己的性命！”

石继祖听后，心“格登”一下，脸色变了！只觉得头晕眼黑，身子晃了几晃。冬梅见状，忙上前去一把扶住，慢慢把他扶到床上坐下。石继祖坐下去时，身子一弯，从口袋里掉出一张报纸。冬梅捡起来一看，只见上面登着一篇社论，标题是：《革命领导干部要站出来，支持群众运动》。她将报纸叠起来，装进爹的口袋里去了。

石继祖稳定了一下情绪，恢复了常态，叹了一口气，对女儿说：

“爹昨晚对公社造反组织表了态，坚决站在他们一边。今天他们才让我回家，还叫我照常领导公社干部抓革

命、促生产。我还以为形势好转了，想不到暗中还有人想陷害我！”

“爹，那该怎么办呢？”女儿急着问：“跟造反派讲吧，让他们保护你！”

石继祖连忙摆摆手，说：“不，不能跟任何人讲。讲出去了，方柏生的性命难保。”

冬梅不敢作声。焦急地等待着爹能想出好办法来。

一会，石继祖从床沿上站起来，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，坚定地说：“我不怕！……”说罢，急急回公社去了。

没几天，公社造反派安排了两次石继祖“亮相”大会。会上，他痛哭流涕地批判了自己严重丧失阶级立场，收养了地主的儿子的错误，表示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。

1967年7月，公社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，原党委书记石继祖作为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结合进“革委会”，担任第一把手的职务。他更加积极，领导全公社干部群众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。

这时的方柏生，处境越来越恶劣了。石书记的“亮相”表态，一下子把他推向了全村贫下中农的对立面，以二苟为首的一大群青年民兵，纷纷跟他划清界限。他寒冬被队长派去同“四类分子”一道到南港做苦工——担堤。在工地上，由于他跟历史反革命分子石继祥谈过鄱阳湖的一个民间传说，两人被打成“散布封建迷信，破坏大坝建设”的“现行反革命分子”。大冷天，他们被剥掉棉衣，只准

穿一件白衬衫，在袖子上用毛笔写上“现行反革命分子方柏生”的字样，在工地上游斗。石继祥年过半百，经不起冻，还没有走三步，一个跟斗栽下大堤，再也爬不起来。工地指挥部只好通知他的家属将他抬回去，总算留下了一条老命。方柏生年轻，身体壮，开始几天白天游斗，晚上挑土，还吃得消。半月后，一场大病，高烧不退，粒米不沾。工地指挥部派两名“四类分子”把他送回白果湾。石冬梅知道情况后，便偷偷摸到他家，给他送药、送水。方柏生渐渐退了烧，病情有所好转，自己能下床做饭了，就不让冬梅再来照顾，怕冬梅受连累。冬梅哪管这些！她从心底爱上了柏生。冬梅心里清楚，父亲把他赶出去，这是形势逼迫的；后来在公社“亮相”大会上批判自己不该收养方柏生，那也是工作的需要。冬梅能够谅解父亲当时的处境。可是，二苟那一班人把柏生当阶级敌人折磨、打击，她心中很气愤，只是敢怒不敢言罢了。这次在工地上他们又把柏生摧残得这个样子，冬梅又气愤，又十分心痛，怨只怨柏生投错了胎，不该当了地主的儿子。要不，他也可以像二苟他们那样当基干民兵，成家立业，她有次来这间破土屋，发现柏生买来了一大包老鼠药，给她丢了。

石冬梅给了方柏生温暖，更重要的是给了他生活的勇气。若不是世界上还有待他这样好的姑娘，他真感到人世间太冷酷了，活着有什么意思呢？从心底里，他希望冬梅每天都上他这里来，但是自己是“现行反革命”，冬梅是公社主任的女儿，她的前途光明得很，怎么能让她为了自己而受牵连呢？他又希望她再不要来他这间破土房。

就在方柏生不希望石冬梅再到他家的时候，冬梅得到了通知，公社把她安排到公社供销社接替被“清除”回去的老出纳的工作。由于供销社工作忙，加上公社到她家有八里多路，所以冬梅上班后只能每星期回来一次。而且大部分的星期天还要被父亲喊去洗衣洗被，或是做别的事，所以，有时得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。

冬梅爹看见女儿渐渐长大，想早日替她选择个对象。可是选来选去，硬是选不中一个合意的。有一次，他同公社妇女主任下大队检查工作，谈到冬梅的婚事，这位妇女主任是位热心人，满口答应下来。不久，一个英姿勃勃的复员战士来公社革委会报到，正好妇女主任在办公室，一看小伙子的介绍信，哟，是新调来的公社武装部部长，名叫柳军。

妇女主任把小柳当作自己的小弟弟那样看待，常常问寒问暖，特别是关心他的对象问题。柳军感到妇女主任可亲可敬，也很信任她。当妇女主任向他介绍石冬梅时，他虽然对石冬梅还不很了解，但还是真心实意地同意了，后来，他从跟石冬梅的接触中，觉得小石不但美貌，工作认真，而且性格温柔，不多言不多语，能干而又聪明，于是很满意。

这里所处的环境是偏僻的农村乡镇上，婚姻大事还不像城市里那样有谈恋爱的一段过程，一般只是介绍人穿梭引线，双方多见几次面，了解差不多就可以办手续了。石冬梅的父亲看中了小柳这样的女婿，再加上妇女主任一凑合，小柳便同意登记结婚。小柳一点头，大红的结婚登记证不用